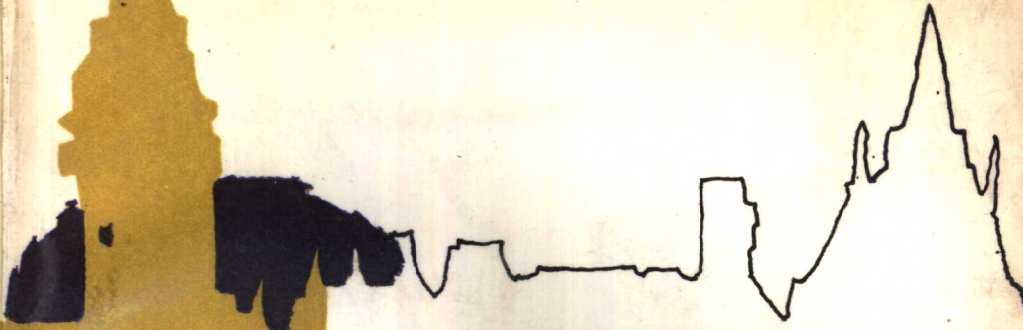




德鲁德疑案

〔英〕查尔斯·狄更斯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德 鲁 德 疑 案

〔英〕查尔斯·狄更斯 著

吴 德 艺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德 鲁 德 疑 案

〔英〕查尔斯·狄更斯 著

吴德艺 译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5印张 插页2张 289,000字
1987年12月第一版 1987年12月重庆第一次印刷

印数：1—14,500册

ISBN7-5011-0060-8/I·8

统一书号：10203·222

定价：2.80元



目 次

第 一 章	黎明	(1)
第 二 章	教长及其教士	(5)
第 三 章	女子学堂	(20)
第 四 章	萨普西先生	(36)
第 五 章	德多斯和他的朋友	(49)
第 六 章	牧师殿的善行	(58)
第 七 章	推心置腹	(71)
第 八 章	剑拔弩张	(83)
第 九 章	尚未定局	(95)
第 十 章	消除隔阂	(115)
第 十 一 章	画与环	(134)
第 十 二 章	结伴夜游	(152)
第 十 三 章	超尘拔俗	(170)

第十四章	何时三人再相逢	(183)
第十五章	控告	(200)
第十六章	全力以赴	(211)
第十七章	职业慈善与业余慈善	(224)
第十八章	新来的定居者	(243)
第十九章	日晷上的阴影	(255)
第二十章	逃跑	(265)
第二十一章	沉闷状态	(286)
第二十二章	重现黎明	(308)
附：解艾德温·德鲁德之谜		(331)
译后记		(395)

第一章

黎明

这是古老的英国大教堂吗？古老的大教堂怎么会坐落在这里！教堂顶上是闻名遐迩的大塔吗？灰色的方塔怎么会设在这里！还有那塔前的生了锈的铁柱儿……其实是没有的，不管你从哪个方向都没法儿靠近它。那么，介入其中的究竟是什么呢？又是谁搞的呢？也许，这是遵照苏丹的命令，为钉死那些土耳其强盗而逐个竖起来的木橛子。嗯，此话不错，因此铙钹在铿锵作响了，苏丹在长长队伍的簇拥下，走出宫殿，打这儿路过了。成千把短刀在阳光中闪闪发亮，数万名舞女沿途撒着鲜花。接踵而来的便是无以计数的白象。它们装饰豪华，显得绚丽多彩。然后便是无数的护送人员以及仆从……可是，作为背景的仍旧是先前那座教堂，它耸立在不该耸立的地方；在那残忍可怕的木橛上，仍旧不见一个人影扭动。且住！是不是尖顶很低，就象那歪歪倒倒的旧床架上的生锈的铁钉儿？一阵模糊的、催眠的笑声必定赞成对这种可能性所作的估计。

此人意识散乱、浑身上下瑟瑟发抖，但他就这样幻想般地把零零落落意识拼凑起来。最后，他欠起身子，用双臂支撑着颤

抖的身躯，四下环顾。他呆在一间最简陋、最狭窄的斗室里。凌晨的光线，透过破烂不堪的窗帘，从可怜巴巴的庭院溜入室内。他和衣躺着，横在笨拙的大床上，其床架由于上面的重量，确实歪歪斜斜，趋于倒塌。胡乱地和衣躺在床上的还有一个中国人、一个印度水手以及一名形容枯槁的女人。前两位处在睡眠或恍惚状态之中，后者在吹着一种烟管，以便点燃它。她一边吹着，一边用瘦骨嶙嶙的小手遮着烟管，好让红色的火光旺盛起来。在这阴暗的早晨，那烟管就象一盏明灯，于是，他看见了她的模样。

“还要吗？”这个女人低声快速地抱怨道。“还要抽一管？”

他四下环顾着，把手伸向前额。

“你是深更半夜上这儿来的，从那时算起，你已经抽了五次啦。”女人边说边狠狠地抱怨。“可怜我吧，可怜我吧，我的头疼得这么厉害。他们两个是跟在你后面来的。哎，可怜我吧，这个生意很不吃香、很不稳定呐！码头上的中国人少得可怜，印度水手就更少了，据说呀，根本就没什么船只开来！哎，这一管烟又为你准备好了，亲爱的。象你这样的好人，不会忘记，在市场上，这玩意儿现在贵得要命，是吧？一丁点儿就要超过三先令六便士！你还不会忘记，除我之外，谁也不知道配方的真实秘密。当然喽，院子那边的中国人杰克也会配，不过他配的东西没法儿和我的相比。亲爱的，你当然会按货付价，对吧？”

她一边说着，一边吹着烟管，时而还吧嗒吧嗒地吮吸几口。

“哎呀呀，哎呀呀，我的肺部太虚弱啦，我的肺不太妙啦！亲爱的，嗨，这差不多为你准备好了。哎呀，我好可怜呐，好可怜呐，我可怜的双手直打颤儿，就象要掉似的！我看到你醒过来了，便可怜巴巴地自言自语：‘我为他再准备一管吧，他会把市场上的鸦片价格记在心里，他会按货付价。’瞧我这可怜的脑袋瓜儿！我

的烟管呐，是用旧墨水瓶儿做的，你瞧，亲爱的，这儿就是一个，我就这样往烟嘴里装，然后我用尖调羹儿把我的配料从这套筒里取出来。我就是这样填，亲爱的。哎，我这可怜的神经！十六年前，我喝得烂醉，我抽了这个玩意，但没使我受到伤害，这甬提啦。亲爱的，这东西能消除饥饿，忘却烦恼。”

她把几乎空了的烟管递给他，倒了下去，翻了个身，卧在床上。

他从床上摇摇晃晃地爬起来，把烟管放在炉边，拉开破烂的窗帘，极为反感地看着三个同伴。他注意到，这个女人自己已抽了鸦片烟，其状态同那名中国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中国人的脸部、眼睛和太阳穴的形态，以及皮肤的颜色都在她的身上得到了再现。中国人一个劲地抽搐着，仿佛在梦中向他的某个上帝或魔鬼热忱祈祷，并且害怕地齟着牙。印度水手咧嘴笑着，口角流着涎水。女主人悄然不动。

“她会有什么样的幻景呢？”醒过来的人沉思着，转身凝视着她的这张脸。“幻觉中见到许多肉店、客栈以及许多存款？梦到丑陋的顾客数量剧增？可怕的床架又重新树立起来？可怕的庭院扫得干干净净？服了一定数量的鸦片，她的幻觉会达到什么地步？远远不止如此，是吧？”

他弯下腰，凑过耳朵，听她喃喃自语。

“晦涩难懂！”

他看着她面部和四肢在剧烈地抽搐，就象黑暗的夜晚发出忽明忽灭的闪电，这时，他仿佛受到了感染，以致身不由主地来到壁炉边上的一把倾斜的扶手椅前（椅子放在这儿，也许是为了采取应变措施），坐在上面，紧紧抓着扶手，一直坐到他克制住这一邪恶的效仿念头为止。

然后，他回到床边，向中国人猛扑过去，用双手紧紧地卡住

他的脖子，狂暴地把他翻倒在床上。中国人紧紧抓住这双寻衅的手，气喘吁吁地进行反抗。

“你说些什么？”

一阵戒备的沉默。

“晦涩难懂！”

他皱起眉头，松开手，聚精会神地听着那语无伦次的怪话，接着，他转向印度水手，直接把他拖到地上。当他倒下的时候，印度水手开始进入半倒半立的状态，双目圆瞪，两手猛击，并抽出一把想象中的刀。后来弄清，那个女人为了安全起见，已把刀子据为己有，因为她也站了起来，制止他，劝阻他，当他们昏昏沉沉地并排后退的时候，可以看见刀子在她衣服里，而不是在他身上。

他们喋喋不休、咕里呱啦地谈了许久，但是谈得漫无目的。任何准确无误的话语吐入空气中之后，便变得颠三倒四，毫无意思。因而对方口中又发出“晦涩难懂”的评论，同时，消除疑虑似地点点头，并带着忧闷的笑意。然后，他把一定数量的银币放在桌上，找到了帽子，顺着破烂的楼梯，摸着往下走。来到楼下时，他向楼梯口暗屋里正打老鼠的看门人道了一声早安，便离开了。

同一天下午，一座旧教堂的灰色方形大塔，在这名精疲力竭的游客眼前出现了。每日晚祷的钟声敲响了，从他匆匆忙忙朝教堂门口赶去的情形来看，可以说，他一定需要参加晚祷。唱诗班的人穿上了他们那弄脏的白色长袍。当他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他急忙穿上了自己的长袍，进入了列队参加晚祷的行列中。然后，教堂司事锁上将圣坛与祭坛隔开的铁栅栏大门，整个队列的人急速赶向各自场所，双手遮着脸膛，接着，吟诵的祷文“每当恶人……”便在拱门和屋梁之间回荡，就象响在远方的低沉的雷声。

第二章

教长及其教士

谁观察到了那只严肃认真的鸟儿——白嘴鸦，谁也许就会注意到，当它迎着夜幕，在严肃认真的伙伴陪同下飞往家园的时候，会有另外两只白嘴鸦突然离开鸟群，飞回一段路程，在那儿保持平衡，逗留着，给人们留下充分的想象：这只鸟儿对于鸟国具有某种神秘莫测的重要性；它与那两只机灵的鸟儿已经断绝了联系。

与此相同，带有方塔的古老教堂里的晚祷一结束，当唱诗班的人们拖着脚步离开，几个德高望重的、白嘴鸦似的人们开始分散的时候，其中有两人顺原路返回，一起走在发出回声的教堂大院里。

不仅是这一天，而且这一年都显得惨淡。寺院废墟后面的低垂的太阳火红火红的，然而显得寒气袭人，教堂墙上的五叶地锦将其一半深红色的叶儿洒落在路面上。这一天的下午，天下起了雨，崩裂的、不平的石板上满是小水坑儿，冬天的寒气使得它们震颤波动，高大的榆树战栗不停，淌下一阵一阵的“泪水”。落叶厚厚地铺在周围。有些落叶在低矮的教堂拱门内胆怯地朝祭坛奔去，但是，两个人走了出来，挡住落叶的去路，用脚把它们踢回。此

后，其中一人用很大的钥匙锁上门，另一人拿着一本对开本的乐谱书离开了。

“那是贾斯珀先生吗，托普？”

“是的，教长先生。”

“近来，他呆在这儿？”

“是的，教长先生。我是为他而留下来的，尊敬的教长阁下。他这阵子一直躯体不佳。”

“托普，对教长应说‘身体’，”年轻一点的“白嘴鸦”带着校正的口吻低声插话道，仿佛想说：“你对俗人，对地位低下的教士可以说这种糟糕的不标准的话，但不能对教长说。”

托普先生身为教堂司事和演出主持人，习惯于高傲地对待来教堂参观的人，因此，他傲慢地沉默着，拒不理睬别人对他的更正。

“贾斯珀先生何时何故开始身体……对，正如克里斯帕科尔先生所指出的，最好说身体……身体……”教长重复说着，“贾斯珀先生何时何故开始身体……”

“身体……”托普恭敬地低声说。

“身体不佳，托普？”

“哎，阁下，贾斯珀先生就那么气喘……”

“如果是我呀，就不会说出‘那么气喘’几个字，托普，”克里斯帕科尔先生以先前的那种口吻说道。“此话不标准，对教长不能这么说。”

这种直接了当的阿谀奉承，当然很合教长的口味，于是他以恩赐的态度说道：“若是说‘气喘到那么个程度’，恐怕要合适一些。”

“贾斯珀先生的呼吸非常急促，”托普先生绕着沉陷的石柱走

普，谨慎地说道。“他走进来的时候，极为苦恼，难以把乐谱拿出来，也许，这就是他尔后病情突然发作的原因。他的记忆力变得极为迷乱。”托普先生双眼盯着克里斯帕科尔先生，说出了“迷乱”这个词，好象公然反抗他来对此作出更正。“他模模糊糊，头晕目眩，他这种怪模样我从来没有见过，虽说他自己对此似乎并不特别介意。然而，只要用一些水就能马上使他摆脱迷乱状态。”托普先生把该词重新强调了一遍，瞧他那神态，仿佛是说：“既然我已经取得了成功，我就要再次获胜。”

“贾斯珀先生不是十分正常地回家去了吗？”教长问道。

“他十分正常地回家了，阁下。我很高兴，他把火炉生起来了，因为下雨之后，天气凉丝丝的，今天下午，教堂里一片潮湿，寒气袭人，他冷得直打哆嗦。”

他们三人望着通往教堂大院的石头建筑物——门房，门房下面是一道拱门。透过花格窗，只见炉子上冒着火苗儿，周围已经暗下来了，阴影笼罩在大量的下垂的常春藤和野葡萄上。它们覆盖了建筑物的正面。低沉的教堂大钟敲响起来，此时此刻，阵阵清风在附近的簇叶之间吹拂，就象庄严肃穆的声音，嗡嗡地穿过坟冢和尖塔、打破的壁龛、损毁的塑像。

“贾斯珀先生的外甥和他在一起吗？”教长问道。

“不在一起，先生，”托普答道，“但他盼着外甥的到来。他家的两扇窗户，一扇朝这儿开，一扇朝大街开，两扇窗户之间，是他自己的孤影，他正在拉窗帘哩。”

“好吧，好吧，”教长说道，带着会议结束时的那种轻松愉快的感觉，“我希望贾斯珀先生的心不要因外甥而受到太多的刺激。在这个转瞬即逝的世界上，我们的感情不管多么值得称赞，也决不该征服我们，我们应该支配感情，控制感情。我发现，一听到

吃饭的铃声，我就乐意地记起我的晚餐。克里斯帕科尔先生，您在回家之前，或许去看望一下贾斯珀？”

“当然喽，教长先生。告诉他，您很善良，想知道他近况如何？”

“对，对，就这么说吧。当然得告诉他喽。很希望知道他近况如何。毫无疑问。很希望知道他近况如何。”

教长显示出友好的恩赐的态度，歪戴起精致的帽子，就象一个教长心情甚佳的时候所做的那样，然后，拖着秀丽的长筒靴，走向舒适的红砖旧瓦房里的红色餐厅。目前，他与妻子和女儿就住在这幢红色公馆里。

克里斯帕科尔先生是大教堂的小牧师，皮肤白皙，脸色红润，总是很早起床，坚持不懈地在克洛伊斯特翰附近的深水河流中练习跳水，他酷爱音乐，崇拜古典，心地善良，性情和蔼，喜欢交际，脸上喜气洋洋的，是个乐天派，并且象孩子一般天真。克里斯帕科尔先生前不久还是个异教补习教师，但某一恩主感谢他对其子的美好教育，对他进行资助，因而他便从多神教的大道上转到了基督教的小路上。这位善良的小牧师，尽管急着回家吃早点，但仍不忘记顺道光顾这幢门房。

“从托普那儿很遗憾地得知您身体不佳，贾斯珀。”

“哦，没什么，没什么！”

“您脸色有点儿不好。”

“我吗？哦，我认为不是这样。我倒觉得身体很好。依我猜想，托普在您面前一定加油添醋了。不瞒您说，他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对一切与教堂有关的事情，都大肆夸张。”

“是教长特意叫我来的，我可以告诉他，说您又康复喽？”

对方带着微笑回答说：“那当然喽，并请转达我对教长的尊敬和谢意。”

“我很高兴地听说，年轻的德鲁德就要上您这儿来了。”

“我每时每分都盼着这个可爱的人儿。”

“太好啦！他给您带来的好处，将远远超过任何名医，贾斯珀。”

“再多的名医也超过不了他。因为我非常疼爱他，可我不喜欢医生以及医生的那套玩意儿。”

贾斯珀先生皮肤黝黑，二十六、七岁，满脸胡须，一头厚发乌黑发亮，梳得整整齐齐。象黑肤人通常显得那样，他看上去大于自己的年龄。他的嗓音深沉、动听，脸容清秀、体形匀称，举止有些忧郁。他的房间有点阴沉，也许这对他的举止的形成起了影响。房间多半笼罩在阴影之中。甚至当外面阳光灿烂的时候，光线也很少照射到墙边的大钢琴，或架子上的对开本乐谱，或墙边的书架，或挂在壁炉上方的没有完成的肖像，那上面画的是一位青春焕发的女学生，她那平滑的褐色头发上系着蓝色丝带，她的美丽在于她那几乎孩子气的执拗表情，仿佛在对别人生气，但明知不对，却又置之不理。这幅画在艺术上没有丝毫长处，只是一幅拙劣的画，但很显然，画家在真实地表现原型的过程中，免不了带着幽默感，甚至带有报复性的成分。

“在今晚的‘星期三音乐会’上，我们一定很想念您，贾斯珀，但是，不消说，您最好还是留在家里。再见！上帝保佑您！‘告诉我，羊倌们，告——诉——我，告——诉——我，你们是否看见（是否看见，是否看见，是否看见）我的弗洛拉从这里经过？！……’”心地善良的小牧师克里斯帕科尔就是这样富有节奏地、音调优美地自白道，并和蔼可亲地道别，从门口消失，下楼去了。

从楼梯口传来了可敬的克里斯帕科尔先生同另一个熟人相遇和问候的声音。贾斯珀先生侧耳倾听着，从椅子上一跃而起，接

着双臂搂住一位年轻人，惊喊道：

“我亲爱的艾德温！”

“我亲爱的杰克！看到你真高兴！”

“脱下大衣，聪明的孩子，快在这儿就座。你的脚没湿吧？把靴子脱掉。快点把靴子脱掉。”

“我的好杰克，我身上没湿，象骨头一样干。对我不要太关照了，我的好人。现在我可不愿当那种娇生惯养的人啦。”

贾斯珀先生迸发出来的真挚的情感，竟遭到了如此无礼的冷遇，他呆然不动地站着，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位年轻人，看着他脱去大衣、帽子、手套等东西。每当他面对着客人的时候，这种聚精会神的凝视，这种贪婪的、苛求的、戒备的、然而又带着真诚感情的目光总是自始至终地出现在他的脸上。只要他看着客人，那么，他的目光就不分散，眼睛总是死死地盯着对方。

“好，我弄好了，我这就坐下来，杰克。有饭吃吗，杰克？”

贾斯珀先生打开客厅另一端的门，一间光线明亮、摆设精致的内室便映入眼帘，里面有一个标致的女人正往桌上摆盘碟。

“这个老杰克真会开玩笑！”年轻人双手一拍，叫道。“快看这儿，杰克。告诉我，今天是谁的生日？”

“据我所知，不是你的生日，”贾斯珀先生答道，停下来细想。

“据你所知，不是我的生日？不是，不是我的生日，我知道！是我那个小猫咪的生日！”

贾斯珀先生就象通常交谈时一样，死死地盯着对方，但这一次他的目光却突然以某种奇特的力量扫视着壁炉上方的画像。

“是呀，是我那个小猫咪的生日，杰克！我们得干一杯，祝她生日愉快。过来，舅舅，把你顺从的、饥饿的外甥带去进餐吧。”

说罢，这个孩子（他确实还很小）将手搭到贾斯珀的肩膀上，

贾斯珀也友善地、快乐地将手搭到外甥的肩上，他俩就这样搂着走进餐厅。

“啊呀呀，这是托普夫人呐！”艾德温嚷道。“您长得比以往更美啦！”

“这就用不着您操心喽，艾德温先生，”教堂司事的妻子反唇相讥。“我能够自个儿关照自己。”

“不，您不行。您太美丽了。好吧，亲我一下吧，这可是我猫咪的生日呐。”

“假如我是您的猫咪呀，那我就好好地管教管教您，年轻人。”托普夫人被吻过之后，满脸绯红地反驳道。“这全是您舅舅的过错，这是这么回事。他太娇惯您了，也许您觉得只需要叫唤一声，世界上所有的‘猫咪’都会成群结队地跑向您吧？”

“您忘了，托普夫人，”贾斯珀先生面带和蔼的笑容，在桌边坐了下来，插话说，“还有你也忘了，内德，在这儿，舅舅和外甥这两个词是被公众的意愿和特别的协议所禁止使用的。主啊，我们赞美您的神圣的名字，您使我们获得一切！”

“嗯，干得好，你活象一个教长，~~我——艾德温·德鲁德——~~可以作证！请把烤鸭切开吧，杰克，~~我可不会切呀。~~”

他们就这样边说边笑地开始进餐，然后，在吃喝过程中，不知为何原因，他们都缄默无语。最后，~~金布~~揭走了，一叠胡桃和一瓶金黄色的樱桃酒摆到了桌上。

“嗨！杰克，”年轻人又开口说了起来，“告诉我，你真的觉得，若是提起我们之间的亲戚关系，就会妨碍我们之间的友谊吗？可我不这样认为。”

“内德，”贾斯珀答道，“按照惯例，舅舅应当比外甥年纪大得多，所以我就不由自主地产生了那样的感觉。”

“按照惯例？唉，也许是的。但是，年龄上相差六、七岁又有什么区别呢？在大户人家中，有些做舅舅的甚至还比外甥小哩。唉，要是我们处于这种情况那才好哇！”

“为什么？”

“因为假若如此，那我就为你作出榜样，杰克，变得聪明伶俐，变得无忧无虑，这正是：‘滚蛋吧，烦恼，别让年轻人迅速衰老，走开吧，忧愁，莫使老年人进入灵柩。’^①啊呀！杰克！不要喝！”

“为什么不喝？”

“还用得着问吗？今天是猫咪的生日，我们还没有为祝她生日快乐而干杯哩！那么，杰克，祝愿猫咪许许多多！……我是说，祝愿她以后过许许多多快乐的生日。”

贾斯珀先生含着微笑，亲切地将手掌放到年轻人伸过来的手中，仿佛这杯酒使他同时感到脑袋眩晕和内心轻松，他默默地将酒一饮而尽。

“愿她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好哇，好哇，好哇！现在，杰克，让我们谈一谈有关猫咪的事吧。这儿有两个胡桃夹？递给我一个，你用那一个吧。”胡桃被夹得噼啪一响。“杰克，我的小猫咪进展如何？”

“是说她的音乐课吗？多少还是令人满意的。”

“瞧你说起话来多么谨小慎微，杰克。但是，上帝保佑，你不知道，我也知道。她贪懒，漫不经心，是不是呀？”

“她只要愿意，就能学会一切东西。”

① 这是十七世纪的重唱曲中的歌词，由约翰·塞尔所作，本章结尾处的引文也与此同一出处。——译者